编辑 李 昊 校对 屠会新

阅汉堂陶俑



陶的声音

陶器是有声音的?可以听陶?当然了,极端的 例子可以说到汉代的埙,已经是一种乐器了。

埙的历史可追溯到六七千年之前,原来有陶土 制的,有石制的,也有骨制的,原来埙是用来模仿动 物的声音诱捕猎物的,像以后用的哨。后来古人们 "击瓮叩缶"时,击打的都是陶的瓦器,埙参与其中 从此有了乐器的功能。图上是一只汉代的埙,形象 由原来的平底鸡蛋型变成平底上尖的鸡蛋型,从最 早的单孔、三孔、五孔变成七孔,能吹出一个八度的 各个半音,比诱捕猎物用的埙表现力丰富多了。

埙的声音是低沉的,婉转的,如泣如诉的。古 人说它是立秋之音,听到它会感到秋风萧瑟,万物凋 零。埙的声音又是绵长的,哀婉的,缠绵悱恻的,《苏 武牧羊》就是一支埙曲,听起来有几分孤寂几分哀伤 几分去国离乡的思念,荡气回肠。

很久以来, 埙为皇家专用独用, 更多的出现在 宫廷音乐中,像今日的室内乐。

埙有独特的音质,也有很大的局限,譬如它的 声音小,音域窄,不能变调,埙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 绝迹。对埙新的研发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九 孔的埙应运而生,在大型的民族器乐演奏中普遍使 用,重新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新的埙曲也不断创 作出来。

陶,确实可以听。

人在路上

人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也是 我经常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 岁月的推移,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各异。遥想 当年,年轻气盛,豪情满怀,谈到人生,总是前途 啊,理想啊,奋斗啊!精心在为自己设计一个辉 煌、完美的未来。有时候尽管有点好高骛远,不 着边际,但时常会陶醉其中。

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挫折磨难之后,我 对人生的感受就深刻的多,也实在的多了。现在, 如果再有人问我什么是人生,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 他:"人生就是一段经历,人生就是一次旅行。"

这样来回答,并不是因为年近花甲,有了大 彻大悟。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达到什么境界,但 我也决不消极处世,游戏人生。我认为,人生还 是有点经历,有点曲折的好,可以留下故事,留下 回想。我每天不停地行走,没有什么大的成绩, 但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只要有目标,只要努力 了,只要在路上会欣赏,总能领略到最美的风景; 只要用心留意,用心学习,用心思考,总会有一簇 簇新的画面成为自己人生之旅的背景……

人,既然是在路上,那么每一个人所能看到 的风景总是不断变化的,不可选择的。所以,人, 要懂得一切随缘,我十分看重"缘"。缘,奥妙无 穷,"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刻意的 回避和挑剔都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态度是,遇到 喜欢的,令我着迷倾心的景致,我就放慢脚步,甚 至停下脚步细细欣赏,细细品味;如果没有这样 幸运,那也没有关系,我也决不会抱怨,昂首前行 就是了。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人,既然是在路上,那么你就是能动的,可以 选择自己走什么路。不喜欢平坦,可以选崎岖。 但如果发现了这条路不适合自己,险象环生,或者 无法走下去,那么也不能不撞南墙心不死的一根 筋,而要停下来思考、回顾、总结,是不是还要继续 走下去?如果继续走,该怎么走?如果换路该怎 么换?也可以问问路,听听师长、朋友的意见。即 便面对崇山峻岭,名川大河,它不属于你,该放弃 的要果断彻底地放弃,不要留恋,盲目地"望山兴 叹",捶胸顿足,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所应 该做的,是平静心情,换一种心态,或者换一个角 度,把目光放到山外或河岸那边,看得更远一点, 说不定就有一条新路,一种独特的意境。

一位中学的同学的理想是成为一位知名 作家。为实现理想,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 拼命地阅读,不停地练笔,多少年如一日,却连 连受挫,投出的稿子都如石沉大海,甚至豆腐 块大的文字都没有见诸报刊。于是烦躁、痛 苦,烟越抽越厉害。但在同学、朋友的劝说开 导下,这位老同学终于觉醒了,似乎突然明白 自己这样折腾自己是多么愚蠢、多么不值得, 他发现自己仍在"路"上,这条路还很长很长。 于是,他烧掉了所有的文稿,放弃了写作,和几 个朋友一起开起了一家小饭馆,由于饭馆装饰 有点文化特色,经营的也是朴素实惠的农家 饭,生意格外的兴隆……如今已办起了三家分 店。不是吗!条条道路通罗马,地上本无路, 更没有绝路,关键在我们的心态和眼光,怎么 选准路?怎么走好路?

在路上的感觉真的很好,我喜欢这样的感 觉,一路走来,不断有新收获。我是自由的,我就 是我,我和我的同学们、战友们、同事们、朋友们 在路上走着,长也罢、短也好;繁华也罢,落泊也 好,都要走下去——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路,当 然要我们自己走啊!

左手弹琴的诗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印象

10月6日晚,我在微博看到的第一条关于托马斯获奖的消息,是网友dodoro发 布的——诺贝尔文学院刚刚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瑞典诗人托马斯·特 🛅 朗斯特罗姆。理由是:通过凝练、透彻的现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 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托马斯的瑞典国籍,使这份荣誉姗姗来 迟,但今天终于把桂冠戴在了这位名至实归的诗人的头顶。

特朗斯特罗姆在弹琴

记得是2001年,诗人陈东东 在电话里告诉我,托马斯要来中 国,他的汉语译者、诗人李笠陪 同,能否到北京见一面。那时因 为孩子太小需要照料,我错过了 见到托马斯的机会。不过,托马 斯的诗集一直是我案头的书,有 几位诗人借去看,没几天就又被 我讨回。一直到2009年8月,我 和中国诗人王家新、赵野、沈奇应 邀赴瑞典参加"歌特兰国际诗歌 节",在斯德哥尔摩由李笠带我们 去托马斯家做客,我才见到了这 位仰慕已久的诗人。

托马斯住在梅拉伦湖畔的 高地,五楼的窗口盛开着火红的 天竺葵。给我们开门的是他的夫 人莫妮卡。托马斯坐在沙发上, 看到我们进来,便颤巍巍拄着拐 杖站了起来。自1990年他中风 之后,他便半身不遂,右手几乎无 法自由行动。看得出这位老诗人 极其自尊倔强,除非他要走路,否 则,任何其他的行动,他都会坚持 自己来完成。善良的莫妮卡须臾 不离其左右,这对儿老夫妻之间 的默契和默默深情,令所有在场 者无不感动。

眼前这位白发的老人就是 写出"我打开第二扇门/朋友,你 们喝着黑暗/暴露于日光之中" 的诗人吗?我不禁睁大了眼睛, 凝神望着他。而托马斯注意到我 的好奇,忽然也睁大了眼睛,孩子 般直直地盯视着我,我不好意思 地笑了起来——那是一双清澈、 湛蓝的眼睛。那样的眼睛你一旦 见到过,便再也不会忘记。

今天的晚宴设计了六个

话题,分别请六个人讲,刚才五

位朋友讲了前五个话题,按照

主办方的安排,现在我来讲最

后一个。据我所知,原先拟定

的话题里有"婚姻",可是,婚姻

好像是一个尴尬的话题,没人

肯认领。这也难怪,因为,如果

你赞美婚姻,等于是你在证明

自己的平庸,如果你抨击婚姻,

又等于是你在控诉自己的配

偶,反正怎么说都不对。结果,

生活中,回忆正是婚姻的避难

我们就回忆曾有的爱情,来坚定

自己的信心; 当我们对婚姻感到

绝望时,我们就回忆从前的情

人,来安慰——确切地说是加深

舞台上,婚姻是一个多么重要的

角色,给了我们多么复杂的感

受,不该缺席。所以,在向大家

介绍一个新角色之前,我首先要

恢复它的位置,而让"回忆"靠边

这么五位:爱情,婚姻,幸福,浪

漫,生活。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

那么,人生舞台上的角色有

但是,这恰恰证明,在人生

-自己的痛苦。

这颇具讽刺意味。在现实

"婚姻"被"回忆"取代。

托马斯的家有一道狭窄的 走廊,靠东面是餐厅、客厅和他的 书房。西面则是卧室。据李笠介 绍,这套房子是市政府给他们的, 因为诗人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这 里离市中心比较近一些,所以他 搬离了北岛某篇随笔中写到的离 斯德哥尔摩不远的小岛上"蓝房 子",居住到了这里。

看得出,老诗人那天非常高 兴,他慢慢举起左手,嘴里含混不 清地问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大家 坐着聊天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客 厅一角高挂着一幅汉字书法,但 奇怪的是挂颠倒了。这个发现令 托马斯夫妇和诗人们大笑起来, 李笠搬来一把椅子,又重新把那 幅字挂正。在莫妮卡准备家宴的 时候,托马斯默默无语,用他那双 像梅拉伦湖一样深邃的眼睛看着 我们,嘴角洋溢着慈祥的微笑。 在座的诗人开始唱歌,王家新唱 了一曲"兰花花",沈奇唱了一曲 "信天游",我唱了一支哈萨克民 歌。随着托马斯一阵喃喃的话 语,莫妮卡走过来告诉翻译给我 们说,托马斯特别喜欢音乐,他要 弹钢琴给我们听!

我们简直喜出望外,因为莫 妮卡说,他轻易不会为客人弹钢 琴,今天算是破例了。钢琴放在 托马斯的书房里,四壁都是书 柜。我们几个安静地坐下来,看 着老诗人掀开钢琴盖板,缓慢地 举起了他的左手。这是一首单手 钢琴曲,俄罗斯作曲家埃利格尔 专门为半身不遂的托马斯写的曲 子。一时间, 幽深的音乐声在屋 子里响起,把我们带到了白桦林

金色树叶在风中闪烁的深秋中。

一位老人在弹钢琴,用他的一只 左手。他的白发在午后的阳光中 发出银子般的色泽,他微微晃动 的脊背似乎承受了岁月的风霜覆 盖过的沧桑。有一会儿,我盯着 窗口的天竺葵久久地愣神…… 这个情景,后来我深深记在了脑 海中,从斯德哥尔摩返回中国,我 写下了一首题为《特朗斯特罗姆 在弹琴》的诗。午宴是丰盛的,莫 妮卡亲自下厨,一盘盘给我们端 上来,有虾仁三文鱼沙拉、烤肉、 蔬菜拼盘、奶酪,切得整齐法式面 包。好客的她给我们斟满了白葡 萄酒,诗人王家新拿出一瓶托马 斯最喜爱的威士忌,也给老诗人 倒了半杯。席间,我们谈论诗歌, 谈论诗人,谈论北京和斯德哥尔 摩,托马斯大多数时间在沉默,偶 尔微笑着和大家碰杯。由于言语 困难,他用他的蓝眼睛和我们每 个人说话,用沉默和明澈和我们 交流。窗下不远处的梅拉伦湖 上,不时有驶过的轮船汽笛声,天 空蓝得一片澄明。我想起他的诗 句:"有时我的生命在黑暗中睁开 眼睛/感到人群盲目焦虑地/穿 越大街,向奇迹涌去/而隐形的 我站在原地不动……(主啊,怜悯 我们!)。"看着他,我默默地想,一 个沉默的诗人就是神秘本身。我 们对他的了解有能有多少呢?

那天午宴过后,托马斯向我们 每个人赠送了自己的诗集,他用左 手,慢慢地在扉页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莫妮卡告诉我们,自从托马斯 中风之后,他坚持锻炼用左手练习 写字、弹琴,从来没有放弃。

大家小品

戏说欲望

是,我发现,这五位角色其实都 是一位真正的主角的面具,是这 位真正的主角在借壳表演,它的 名字就叫——"欲望"

什么是爱情? 爱情就是欲 望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欲 望戴上了一副名叫忠诚的镣铐, -座名叫贞洁的牌坊。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欲望 在变魔术,给你变出海市蜃楼, 让你无比向往,走到跟前一看, 什么也没有。

所谓浪漫,不过是欲望在玩 情调罢了。

玩情调玩腻了,欲望说:让 我们好好过日子吧。这就叫"生

欲望在人生中起这么重大 的作用,它是好还是坏呢?

许多哲学家认为欲望是一 个坏东西,理由有二。一是说它 虚幻。比如,叔本华说:欲望不 满足就痛苦,满足就无聊,人生 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 动。萨特说:人是一堆无用的欲 望。二是说它恶,是人间一切坏 事的根源,导致犯罪和战争。

可是,生命无非就是欲望, 否定了欲望,也就否定了生命。

怎么办?这里我们要请出 人生中另外两位重要角色了,一 位叫灵魂,另一位叫理性。灵魂 是欲望的导师,它引导欲望升 华,于是人类有了艺术、道德、宗 教。理性是欲望的管家,它对欲 望加以管理,于是人类有了法 律、经济、政治。

你们看,人类的一切玩意 儿,或者是欲望本身创造的,或 者是为了对付欲望而创造的。 说到底,欲望仍然是人生舞台上

欲望是一个爱惹事的家伙, 可是,如果没有欲望惹事,人生 就未免太寂寞了。

所以,最后我要说一句:谢 "欲望"。

新书架

站。

《战斗在美利坚》

王小龙

一个留学美国5年的美眉将自己从 申请出国到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亲身 经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通过风趣幽 默的叙述向读者一一道来。不仅给即 将出国的人们以借鉴和启迪,也给希望 了解海外生活的人们以阅读的乐趣。

君君,80后,女,穷二代。自小自 由散漫,不喜用功,但考试运一直不 错,高考因为选择失误跌至二本。大 学四年时间,发奋图强,获小奖无数, 大奖若干。20岁,成为当年学校唯一 拿到包括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等几个全 奖 offer 的学生。现已在美研究生毕业 并供职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大学 好友对她的评价是:"估计现在把你丢 进太平洋,你也能活着回来。"看作者 "异彩纷呈"的留学经历:撞过车,也被 车撞过;收过传票,打过官司;药品中 毒,找商家索赔;试图转学未果,失去奖 学金;研究生读到第三年,却在毕业前 三个月转换专业方向重读! 毕业前一 个月才开始写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却 顺利地通过答辩! 金融危机,经历公司 大裁员,却有惊无险地留了下来! 究竟 是怎样一个强悍的女孩子,才能创造出 这样的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



索菲娅看得有些发傻,两眼瞪 得直直的。川岛唱完后,就向大家 宣布了他退学回国的决定。并说, 他要学习这位将军, 去从军入伍, 杀敌立功。这样说的时候,他用眼 角斜了程少仲一下,好像程少仲就 再走咱这四诊八纲的老路已是问 是他上战场杀敌的目标。但他没有正 视一眼索菲娅,似乎这个女人根本就 满世界去飞。这样,继承程家医 不在他的视野里,他们之间根本就没 发生过任何"故事"。这使索菲娅很恼 火,她上前一把抓住川岛的肩,摇着 说:"川岛!你做出这种决定为什么不 事先告诉我们?"

"对不起。"川岛虽然嘴里这样 除了回春堂坐堂之外,你要和我一 说,眼睛却依然不看索菲娅,"我是情 场上的失败者,不敢再奢望友谊。我 想,我既然已经是多余的存在,就应 好两件事:一是撰写《回春堂精 该早些离开!你难道不正是这样希望

"川岛,你不是真正的男人!"索 菲娅这样说完,转身就往外走,到了 医里来,让中医有更大的发展。你 门口,又停下来,大声嚷道:"你滚吧! 们兄弟二人各帮我完成一件,我就 滚吧!上帝会惩罚你

ARX##

的!"嚷完,叭地摔广 程少仲想劝说索 菲娅不要这么冲动

便拔腿往外走,想把 索菲娅拉回来。 "请等一等。"川 岛迎面拦住了程少 仲。他向唐人木招手 罗萌著 请他做翻译,然后对

程少仲说:"程少仲 君,作为情敌,今天我 败在了你的手下,我 很沮丧,也很无奈。但 •••••••••••••••• 常常忘在一旁。这样

唐人杰如实翻译了川岛的话,然 后,他期待着程少仲的回答。

"川岛君。"程少仲平静地微笑 说,"如果我的到来给你的爱情生活 带来了烦恼,那不是我有意的。但你 把我看成情敌,并自认败在我的手 此沮丧,我也很无奈。"说到这里他停 下来,示意唐人杰可以翻译了。

唐人杰如实翻译了程少仲的话。 程少仲接着对川岛说:"至于作 为男人,你说我有一天会败在你的手 下,这也许可能,但我告诉你,程少仲 是惧弱不惧强的人,如果我真有一天 败在你手下,那天的第二天,就一定 是你再败给我的日子!——再见!"说 完,便大踏步走出房门,上了索菲娅 早已发动好的车,疾驰而去。

继承发扬祖上基业

程老御医匆匆而去之后,压力最

鹉露出悲戚的神情,说:"它的外婆

说,小喜鹊年幼时,有人用弹弓射杀

了它的母亲,使它从小就失去了母

爱,需要一个姐姐代替母亲对他的心

疼与呵护,它就把我当成了它的姐

姐。我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在困居

宫中的岁月里,它是我惟一的亲人

的眼睛。跋陀叹息说:"葵花,怪我不

你和小喜鹊祝福!"

到来打断了跋陀与鹦

鹉的谈话。书童望见

一群猴子正抱着茅

草、树枝,与跋陀的弟

子们一起搭建草亭,

就扯着嗓子喊叫起

大摇大摆地迎上来,

着,"书童说,"荥阳郡

姬玉博士找你们主子

"咋的啦?"慧光

"你娃子好好听

工,贵客捷足先登。请……请……"

他四下里找不到落座的地方,目光就

落在一块大石头上,"请博士委屈尊

臀,就在这块圆溜溜的大石头上就坐

子,"难道这就是你家的罗圈椅吗?"

个公鸡斗架的把式,"这是天竺国大

禅师跋陀给你家主子讲话,放尊敬点

阳郡守之命,为建太学书院来嵩山寻

找地址,今见青竹寺升空而灭,此乃

天意夺佛家地,赐予儒家办学,请速

话来,"寺院灭而寺地犹在,请看,那

边就是寺院地界的界碑,岂可借口天

意而夺我佛家宝地?"

"请博士赐教!"

"什么?"书童露出不堪忍受的样

"你支楞起耳朵听着,"慧光扎了

姬玉急忙上前,拱手说:"我奉荥

"怎么?"跋陀愣怔了多时才答上

"大禅师,你可听到过《灭佛诏》

姬玉清了嗓门,举止潇洒地踱儒

生步,吟诵魏太武帝《灭佛诏》说:"朕

来:"停下,停下!"

"你叫唤啥?"

讲话!"

姬玉和书童的

老御医决定让程少仲出国留学 后,曾和程少伯有一次语重心长的 治云云。

谈话,他说:你们兄弟二人,你是 兄长, 按中国传统观念, 长兄为 父, 所以, 继承祖业、光耀门庭的 重担主要在你身上。而且, 你兄弟 既然去学西医,回来不知还能不能 号, 更不一定再老守田园, 肯定要 道,发扬程门医术都得靠你。爸爸 没让你去留洋,也是考虑你性格稳 重,比你兄弟成熟、懂事,更适合 在我身边,把我这辈子的经验和尝 试都继承过去。所以,从现在起, 起把我多年来收集的医案一一整理 出来,刊行于世。我的余生只想做

要》,用以对中医界被弄得混乱了的

理论及医术,去伪存真,以便不再

发生被禁之事。二是把西医揉到中

在,老人家匆匆而 弟弟也按计划去 了美国。程少伯明 白,整理《回春堂精 要》的任务自然落到 了自己的肩上。所 以,每日坐堂、往诊 之余,他还要秉烛夜 读,从父亲遗物中, 寻找有关资料,归纳 分类,以便进一步整 理。这样一来, 日夜 操劳, 竟把新婚妻子

死而无憾了……现

是,作为男人,我对你是不会认输的, 不久, 范小堇就跟一个长工发生了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败在我的手 私情,被程少伯发现后,竟然跟着 那个长工扬长而去。

一天,程少帅的妻子何若菡从 外边进来说有人来看病,她已把病 人安排去了回春堂。程少伯把《济 阴苦度》还给何若菡, 顾不得吃早 饭,便匆匆去了回春堂。

病人是个年轻女子,蓬头垢 下,那是你单方面不战自败,你要为 面,衣衫褴褛,神情呆滞,举止倦 怠,大概有些癫狂,护送的一老一 少两个男人紧抓着她的胳膊。

程少伯询问得知,老人乃病女之 父,是位教私塾的先生,少年男子为 其胞弟,家住百里外新立屯镇,与本 镇神农堂范家原是连襟之亲。范家大 奶奶死后,多年没来往,主要是自惭 贫寒。女儿数月前赶集归来受歹人拦 截惊吓,获救后一直痴呆抑郁,有时 又癫狂癔语,遍请附近医生均难治 愈。近日发作次数日频,恰好外甥女 范小堇与其奸夫路过,指点他们父女 远道来求医,并称范小堇亲口说,程 少伯医生擅治此病,听说是 3

她范家亲戚肯定会全力救

连

我们刚刚选定了一个适合筑巢 承天意,除佛定儒。敢有事胡神者, 安家的地方,那是一棵高大、挺直、枝、诛。佛图形象、胡经尽皆击毁焚烧, 繁叶茂的银杏树。它要回去给外婆 沙门悉坑之。……" "据老僧所知,这《灭佛诏》是五 和外婆家里的人说,我们已平安到达 原来青竹寺所在的地方,我们会在这 十年前崔浩司徒为太武帝所写,对 里盖起一座新的寺院,是吗?"跋陀 么?" "正是。" 说:"是的,我们会建起一座美丽、幽 静的寺院,小喜鹊的外婆家也关心这 "可怜这必欲灭佛的一代名儒, 却被太武帝家灭九族了呀!" 件事吗?"鹦鹉说:"当然,它的表兄 跋陀见姬玉张口结舌,便模仿他 弟、表姐妹们都去参加了磨盘山的战 斗呢!"跋陀说:"我可不可以打听一 刚才的样子,倒背双手,潇洒踱步,说 下,它的外婆和表兄弟、表姐妹们对

你和小喜鹊的关系持什么态度?"鹦 道,愿能相辅相成,不可再蹈血光之

灾了。博士,不知你意下如何?" 姬玉结结巴巴地答不上话来。 慧光暗地里驱猴跳跃出,抓去姬 玉头上的儒生巾。姬玉抱头趋避。

跋陀喝止说:"慧光,不可让猴娃 胡闹!"并恭敬地向姬玉送还头巾。

书童气不过,要上前理论,却见 猴娃跳跃出,龇牙咧嘴地向他扮鬼脸 ……"鹦鹉话未完,泪水就模糊了她 儿,他大惊失色,拉着姬玉的衣角就 该惹你伤心,请你不要难过,我要为 跑,惹得猴子们"吱吱"耻笑。

跋陀弟子与猴子继续搭盖草亭, 却又有瘟道人与寇子 虚气势汹汹地走过

瘟道人上下打 量着跋陀,"哦,原来

是个胡僧!"又躬身请 寇子虚走上前来,对 跋陀说,"你好好看 看,是谁找你理论来

跋陀把寇子虚 上上下下审视了-遍,摇头说:"老僧不 认识此公!" "我倒认得你!"

跋陀慌忙迎上说:"草亭未曾完 寇子虚说,"你不是那个与家父争夺 地盘的大头陀吗?"

跋陀小心翼翼地问:"请问令尊

瘟道人抢话说:"我们观主的先

父就是先皇帝请到京都主持天师道 场的寇谦之天师,这天师之位还是太 上老君亲自给的哩!" "哦,有所耳闻。"跋陀莫名其

妙地望着寇子虚,"不过,令尊大人 在平城作法时,贫僧尚在天竺,我与 他争不上地盘。可我该怎的称呼您

瘟道人说:"你也太孤陋寡闻了, 他是嵩山太乙观观主!"

"老僧与观主素无恩怨哪!' 寇子虚开言说: "你抢占了太 乙观的炼丹宝地,还装什么糊涂!"

"我不是装糊涂,用洛阳话说, 我是'真真格格'地犯了糊涂。"跋 陀说, "老僧曾熟读你们太上老君 的《道德经》,字字珠玑,受益匪 浅! 可老僧没有从他的经书中看到 要炼什么丹, 可问观主炼的 是什么丹么?"

"长生不老丹!"